

◎生活拼盘

丢包

双休日,一家人回家看父母。我们仿佛变成了父母最重要的客人,各种美食买了一大堆,父母恨不得把超市搬回家。

家里的鸡呀兔呀,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我们在家的两天,顿顿都是几大盘几大碟,上顿刚撤下餐桌,下顿又进入准备状态。我咬紧牙关坚持半年的瘦身成果,仅仅几顿饭,几乎功亏一篑。

该走了,父母又大包小兜准备起来。鸡鸭鱼肉、甜点面食、自产蔬菜等,应有尽有。这也不能少,那也不能缺。行走在车站广场,我们俨然成了逃荒的“难民”。因带的东西多,回家才发现我的手包丢在了长途客车上。好在包里除了买车票找回的一点零钱,剩下的都是些不值钱的随身物品。

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称是派出所的,说有人捡了包,包里有五千块钱,问是不是我的。我的包里充其量也超不过一百块钱,哪来的那么多钱!估计包被坏人捡到了,包里有一张我的手机缴费单,对方打电话过来,千万不要耍啥小伎俩!想到这,我二话没说,直接挂了电话。老公嘿嘿一笑:“一听就是个笨贼,哪有派出所开口就说包里有多少钱的!”

还是那个号,马上又打了过来。我一下来了气,对着手机吼道:“我没有丢包,更没有丢钱,麻烦你不要再打电话了!”说完,再次挂断电话。骗子还真够执着,很快又打了过来。我索性关了手机。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刚开机就接到母亲的电话。昨晚叫骗子一搅和,我竟然忘给母亲报个平安,害得母亲担心了一整晚。

母亲说:“有件事没给你说,我把你放了的五千块钱,用报纸包着放进你的包里。你们在城里用钱的地方多,以后就别操我们心了。你们能回来,我和你爸已经很高兴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文/董凤霞

◎往日情怀

看电视

总有些时光让人怀念,宛若夏日里卧在躺椅上吹拂而过的微风,撩拨着你的内心,让你心旷神怡地回溯到那些一起欢笑的日子,譬如看电视。

那个年代,村支书如是村里唯一一家有电视机的家庭,十四寸,黑白的,稍鼓的屏幕后拖着闷呼呼的大肚子,两根银白色的天线呈放射状伸展开,裹着绝缘皮

的室外天线沿着墙壁九曲回转,拖着长长的尾巴伸到屋外。屋前或者屋侧立着笔直的松木杆,顶端固定着铝丝,或纵或横地交织,收接着稍纵即逝的信号。也有人将废弃的自行车圈挂在天线顶端,让人发笑。一到晚上,全村男女老少的目光都聚焦在这方寸屏幕内,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冬日里看电视越早越好,太阳还没落山,急匆匆地扒拉几口饭,男男女女浩浩荡荡地奔向村支书家。炕上、炕沿坐满了黑压压的人,地上的凳子一个挨着一个,后面还有站着的。晚来的左顾右盼,嘴里一边嘟囔着,一边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最终又被挤回原处,真恨不得也能像电影一样,跑到屏幕后面去看。

夏日里看电视的光景能舒展些,窗户早早推开,主人把电源扯到窗台附近,电视机要么摆放到窗台上,要么在院子里摆上饭桌,电视机往上一放,人们或坐或站地静静观赏。主人将各色透明塑料蒙在电视上,就成了时髦的“彩色电视”。

有时候,正看得兴起,突然满屏幕雪花点,主人急忙招呼男人去摆弄室外天线。一般是两个男人配合,一个把持松木杆防止倾斜,一个小心翼翼地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慢慢转动着木杆,只等屋里人齐声喊到:“好了!好了!出人喽!”唯恐一点风吹草动让蛛丝马迹的信号丢失,急忙束紧捆绑的粗铁丝,长长地舒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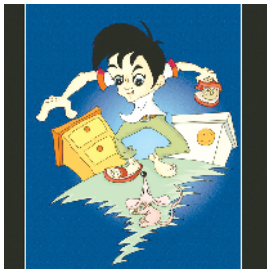
先是少儿节目,孩子们最喜欢,《聪明的一休》《花仙子》……集集不拉下,场场不放过,越看越上瘾,《新闻联播》一结束,就是大伙最期待的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霍元甲》《上海滩》《陈真传》《万水千山总是情》……不仅剧情引人入胜,有时候耽搁一集,第二天还要四处打听,央求别人说说情节内容,连主题歌一响,全屋、全院的人都一起唱,俨然男女混声合唱。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目不转睛盯着屏幕,唯恐落掉一个镜头、漏听一句对白。一集结束,大人孩子往外挤着上厕所,还不忘叮嘱旁边人占座。

后来,家家户户盖起了锃亮的砖瓦房,也有了自己家的电视机。赵忠祥的《动物世界》、宋世雄的体育解说,还有日本的《阿信》,新加坡的《莲花争霸》等等都登上了屏幕。再后来,黑白电视换成了彩屏的,尺寸也变大了,如今,又换成了家庭影院,电视节目应有尽有。可是,看电视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

那种早早地吃过晚饭,全村老少准时守在屏幕前聚精会神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光已不复存在了,可是,每每夜深人不静,每每听到咔嚓咔嚓响声,总会想到过去看电视的日子,旋钮调换频道,调试着乡人最简朴的喜怒哀乐。

文/李勇

◎啼笑皆非



打鼠记

知道老鼠猖狂,没想到猖狂的让人忍无可忍。

早上做早饭,想喝点玉米粥。水煮开了,去面袋子里舀玉米碴子时才发现上面一层黑黑的、大米粒一样的老鼠屎,顿时食欲全无。想着扔掉又可惜,周围邻居也没人喂鸡养鸭的,只好一狠心,把半袋子玉米碴子和着一肚子的气全部扔进垃圾桶里。

气归气,早饭还是要吃的,开火、煮面条,浇上油拌葱花,既简单又是不错的美味。待我把面条下锅,葱花切好,拌好,准备下锅的时候,一只寸把长的小老鼠从燃气灶下忽地跳上灶台,吓得我手一抖动,拌好的葱花撒了我一身,胆怯、愤怒一块涌来,一定要灭掉这群可恨的老鼠。

我喊来老公,帮忙打鼠。老公找来一根铁棒,递给我,让我在门口堵截,他右手握一大砖块,左手拿一木棒,在每个角落乱戳。“冰箱底下呢。”小老鼠圆溜溜的小眼睛,绿豆似的想要冒出来,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想必是受到了惊吓,头用力地想藏进身子去,一会又伸出来,圆通的耳朵向上竖着,警惕地注视着我。

老公把木棍伸进冰箱底下。小老鼠“忽”地站了起来,在墙根处一动不动。老公举起右手,恨恨地砸下去,它“蹭”就跳到我的面前,我赶紧用铁棒乱打,谁知它竟然跳上我的脚面,吓得我双脚离地,一跃跳起,把手里的铁棒扔在地上。而小老鼠顺利地逃走了。“真笨!”“一只小老鼠看把你吓得。”老公收拾起打鼠工具,“我去买粘鼠板。”

以前,我也买过好多次粘鼠板,刚开始还挺见效,有时一次竟能粘住两三只小老鼠。后来老鼠也摸索出了经验,就是床底下、柜子下、厨房的角角落落全部摆上粘鼠板,一只老鼠也粘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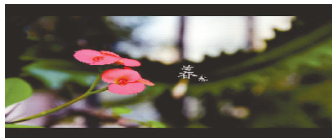
无奈,从一朋友家借来一只猫,前两天还行,晚上睡觉踏踏实实,难得的“一气呵成”。第三天半夜被“叽叽喳喳”的叫声惊醒,开灯!立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只硕大的老鼠趴在桌子角下和卧在沙发上的肥猫对峙。我在床上静静地观看一场好戏上演,可是那只肥猫一动不动,从沙发的这头悠闲地溜到那头,慢慢地卧下,迷上眼睛,好像那老鼠根本和它没有一点的关系。气得我“捉老鼠

呀!”一声喊出,老公惊醒了,老鼠不见了。第二天,猫归原主。

想不到,现在的老鼠竟然翻天了,一只寸把长的小老鼠也给人带来这么多的烦恼。它们不劳而获也就算了,可连饭也不让人吃,真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骑车到集市上,终于找到记忆中精制的捕鼠器,誓将和老鼠的斗争进行到底!

文/贾美芳

◎云淡风清



爱在暮春

已是暮春,芳菲待尽,微风吹过,落英纷飞。清晨,公园里海棠树的枝头,还有几朵未开的花,它们撅着粉红的小嘴,如同刚刚降生的婴儿,享受着无限春光,暖风里晃动着小脑瓜,满眼的新奇。

盛开着的海棠花,颜色粉白,阳光下尽量地展示着自己的风姿,笑得那样开心灿烂,花瓣上不知是晨雾还是笑出来的眼泪,那水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折射出七彩的光。

几片摇摇欲坠的花瓣,似乎对青春恋恋不舍,它们刚刚为爱情奉献了年华,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在它们心中有一份真爱。

留下的只有在风中坚挺的花蕊,鹅黄色的柱头,嫩白色的蕊根,簇拥在一起,为爱情守护,花蕊回想着蜜蜂和蝴蝶的亲吻,憧憬着即将孕育而出的甜美的爱情果。

每簇花里面都镶嵌着几片翠绿的海棠叶,都说“红花还需绿叶配”,可能是花多叶少,我感觉绿叶显得更美艳,更亮丽,更青春,绿意盎然,活力四射。

我的脚不敢再挪动半步,怕是惊醒了已经被风翻动千百次,疲惫不堪的落花,该是让她们沉睡的时候了,像老奶奶那样,再次梦见自己年轻时的胭脂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让落花带着微笑化作带香的红尘。

暮春的阳光很是热烈,烘烤的后背微汗,看到初成的树荫,总想躲到里面乘凉。斑驳的树荫如同一张动态的水墨画,大小不同的光斑在地面上涂抹,那是翠嫩的法桐叶在风中摇曳。树荫记忆着太阳的轨迹,它和太阳虽相隔十万八千里,却心相印,命相同,同时在,同时无,相厮相守,直到木腐树朽。

一对皓首老人,手牵着手漫步走过海棠树,老婆婆俯身捡起几片花瓣,捧在手心里自己深深一嗅,又把花瓣送到老公的脸庞,让他闻了闻。老公也捡起一些花瓣,扬起手把花瓣抖落在老婆婆的银发间,然后四目相对,四手相牵,温婉一笑,恰似连理。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走过青春,走到暮年。我突然发现,树下的这对老人不正是爱在暮春的“海棠花”吗!

文/崔忠华

◎云淡风清

父爱轮回

外甥女要结婚了,我前去祝贺。大姐打开门,一屋子的喜庆扑入眼帘:桌上、床上、沙发上摆满了东西,喜糖、红包、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被褥、新床单。

大姐和我寒暄了几句,又进里屋忙活起来。我尾随进去,看她把头埋进缝纫机里忙得正欢——外甥女明天婚礼时穿的旗袍不太合适,大姐赶着给她修改。大姐心灵手巧,是我们周围十里八乡难得的巧手,更是父亲的骄傲。我看着大姐一丝不苟地缝着旗袍的底边,缝完后,左看右看,抬起头来满意地一笑,和我眼神交汇的一刹那,我察觉她藏在眼底的疲惫。“姐夫呢,你这么忙,没帮帮你?”我心疼地问。“睡觉呢,他说累。”姐苦笑了一下:“女儿要结婚了,他心疼,舍不得。”我突然想到英国杨格说过:“男人虽然铁石心肠,但只要当了父亲就会有一颗温柔的心。”我顿悟:姐夫也是一个父亲。

当年,大姐结婚的情景,和今天惊人的相似——婚期定在那年农历十月的一个周末。父亲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平时上班很忙,所以他计划趁那天空闲把房上晒干的玉米棒子脱粒。那是一个大工程,得用上大半天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天气十分晴朗,万里无云,三奶奶夸说大姐好福气,我暗暗佩服父亲选的日子好,砸棒子多合适啊!

送走迎亲的队伍,我们收拾一下准备大干一场,可是父亲什么也没说,自己一个人去睡了。我也乐得过一个清闲的周末。三奶奶问母亲咋没砸棒子,母亲说父亲在睡觉,三奶奶接口说:“大妮嫁了,他爹是难受了吧!”娘说不是,是父亲说累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更多的是对大姐的疼爱和不舍。后来,看到电视里马伊■说提到女儿长大出嫁的事,文章竟然变得非常生气,以至于大发雷霆;李咏在《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公开演讲《致我的情敌》,我对父爱多了一层理解。而我那朴实的老父亲,面对女儿的出嫁,既没有大发雷霆,也无法登台演讲,只能躲在被窝里默默地伤心难过,来压抑心里的巨痛!这就是朴实的老父亲对子女的爱,无声的、大写的爱!

冰心说:“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眼前默默心疼、难过的姐夫不正是多年前父亲的翻版吗?

父爱轮回,生生不息!

文/陈会婷